

烟台故事

方言撷趣

# 西海区兵工厂 历险记

程绍堂

抗战时期,西海区兵工厂是我军在胶东地区专门生产手榴弹的厂子。

敌人视西海区兵工厂为眼中钉,日伪经常联合起来,像疯狗一样四处打探搜寻,妄图进行破坏。为躲避敌人,兵工厂根据敌情,经常不定期进行迁移。

1942年秋,西海区兵工厂迁到了金家沟村(位于今招远市阜山镇)。该村地处丘陵山岗地带,全村七八十户人家,三百余口人,大都是非常贫困的农民。这里不但穷乡僻壤,而且远离敌人据点,比较隐蔽。兵工厂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,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,从迁至金家沟村到1945年的三年时间里,共生产手榴弹20余万枚,对胶东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兵工厂设在该村秦书声和秦书琴两户村民的9间正屋,共有20多人,厂长叫赵希寿,工人们都分散住在群众家里。刚开始,工厂的人员吃派饭,后来,为了方便和安全起见,从村里挑选了一人专门给厂子里做饭。

为确保兵工厂的安全,大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,不但在村头安排了专人站岗放哨,还在离村2华里的“九浪沟”挖了好几个山洞,以备遇到危险情况,紧急转移。平时,如果遇到紧急情况,就把厂子里的一切物资暂时藏到群众家的地瓜窖子里,每天一下班,就将生产现场清理得一干二净,不留痕迹。

1943年春的一个清晨,在村头站岗放哨的同志发现,离村不到2里地远,大约有一个连的敌人直扑金家沟而来。

兵工厂只有20多人,虽说有防御武器,但敌众我寡,我们明显处于劣势,再加上敌人来得突然,而且似乎是有备而来,与敌人正面硬碰,肯定要吃亏。厂长赵希寿果断决策,采取躲避的战术,只要敌人发现不了兵工厂的物资,就不与其战斗,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。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把厂子里的物资在敌人进村之前隐藏好。往山洞里转移的话,时间已经来不及,唯一的办法就是藏到群众家里。

兵工厂早就与村子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平日里

一有危险情况,兵工厂的物资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隐藏在可靠的群众家里。于是,兵工厂的物资很快就转移到了群众家的地窖里。为了确保兵工厂的物资安全,厂子里的人员都分散隐藏到了隐藏兵工厂物资的群众家里,随时做好保卫物资的战斗准备。

进村的敌人直奔兵工厂而来,结果扑了个空,又开始挨家挨户搜查。

几个日伪军搜查到了秦立贞的家中。年近花甲的兵工厂技术员老赵就隐藏在秦立贞家里,他把武器藏在被窝里,装病躺在床上。

敌人看到用湿毛巾盖着脸躺在炕上的老赵,用枪威胁着问家中的孩子们:“这是谁?”孩子们齐声回答:“这是俺爷爷!”站在一旁的秦立贞赶忙向前解释说:“这是我父亲,因得了疟疾,正躺在炕上休息呢!”敌人一听“疟疾”两个字,赶快倒退几步,避之唯恐不及,没有过多盘问,只是在屋子里这翻翻、那看看,见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,就走出屋子,到另一家搜查去了。

枪法极准的小赵隐藏在了村子里的一个大草垛里,时刻窥视着敌人的动向。

毫无目标的敌人搜查了好多户人家,也没有发现兵工厂的踪迹,就开始搜查柴火堆。敌人见了柴火垛,尤其是玉米秸子垛,就用刺刀捅几下。幸好,小赵藏的是一个由树杈、条子和玉米秸子堆积的柴火垛,不但杂乱无序,而且规模较大,敌人胡乱捅了几下柴火堆,见没有什么动静,就匆匆离开了。

敌人忙活了半天,一无所获,只得将村子里的群众赶到了大街上,高声威胁说,谁家窝藏了八路,赶快交出来,不然的话,统统枪毙!讨奸鬼子的伪军则口口声声说,谁知道八路的兵工厂在哪儿,皇军大大地有赏!可是,不管敌人怎么威逼利诱,群众也没有一个作声的。正当为首的鬼子军官举起战刀怒不可遏之时,一个翻译模样的伪军凑到他的耳边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,那个鬼子军官把战刀一挥,“统统地开路”,敌人终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金家沟。

就这样,我兵工厂毫发无损、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敌人的袭击。

# 他窖儿两窖儿萝卜

王东超

古代社会,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,粮食弥足珍贵,如何保存和收藏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除了京、仓、廩、困、庾(yǔ,露积曰庾)等地面粮仓外,先民还发明了地下的储粮方式。将谷物埋藏于坑洞中,一方面可以防止风雨和雀鼠,另一方面也有掩人耳目、财不露富之意。

“窖”,本义就是贮藏粮食的地穴,《说文·穴部》:“窖,地藏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《通俗文》曰:‘藏谷麦曰窖。’”《汉书·苏建传附苏武》:“乃幽武置大窖中,绝不饮食。”颜师古注:“旧米粟之窖而空者。”后藏放其他物品的地洞或坑也称为“窖”,如冬天保护花卉过冬的“花窖”。“酒窖”分酿酒酒窖和储酒酒窖,其恒定的温度和湿度对酒的酿造和陈化大有裨益。古人没有冰箱、空调,他们冬天将冰储藏在“冰窖”,以备夏天避暑和冰藏食物。冰窖里肯定温度很低了,所以黄县人在形容冬天屋子里很冷时,会说“和冰窖儿样儿喇”。

过去没有反季节蔬菜,冬天只能靠大白菜和萝卜支撑。秋末冬初,买上一堆白菜萝卜,在房前屋后找个空地挖个“菜窖儿”埋好,想吃的时候就刨出几棵。老黄县旧式民居多是三间半,最东面叫“半间儿”,相当于储藏室,有半截小短炕,炕下面往往挖一“地窖儿”,可以用来存放地瓜和白菜萝卜,动乱时也可借以藏身。

“窖”也可以是敞开的。单干之前,我们老家那儿村村都有粉房,撇出来的粉浆都顺着山墙上开的孔道流入墙外的“浆窖儿”,有两三丈见方,一丈多深。粉浆里有淀粉和蛋白质等,经过长时间发酵就成了“浆脚儿”,那味道闻着怎一个酸臭了得!我们经常开玩笑,晚上闭着眼闻着味就能找到村头。到了秋末,浆脚儿要打上来,一是一层草一层土浇上浆脚儿做土肥,有些则是直接挑着去喂果树,我们那儿产的长把梨特别好吃,恐怕跟这些臭烘烘的浆脚儿有很大关系呢。

那时村头还有座小一点的“粪窖儿”,每天早上生产队有专人到各家去挑屎挑尿,然后倒在粪窖儿里,不时还要去海边推上几车腥肥倒里面沤,沤出味道更加浓烈的肥料,作用和浆脚儿一样,是那时重要的农家肥。

在没有洋灰(水泥)的时代,建筑上砌墙、抹墙用的都是熟石灰,谁家要盖房子了,就在空地上挖个窖子,旁边支上铁锅,用生石灰加水进行反应,使其熟化,这称为“泛石灰”,泛好的灰浆流入窖子里,干燥后就成了熟石灰,这样的窖子称作“石灰窖儿”。

“窖”作动词,引申为埋藏,《广雅·释诂四》:“窖,藏也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秦之败也,豪杰皆争取金玉,而任氏独窖仓粟。”黄县话至今仍这么用,比如:今年得多窖点大白菜;他今年窖儿两窖儿萝卜。进一步引申,挖坑竖起、立起条状物也称为“窖”,比如:他在窖电线杆儿;大地里种葡萄先得窖石条。在黄县话里,“窖”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,如果做的或买的东西太多,一时半刻吃不完,人们就会说,“真让它窖儿喽”,这或许

是从窖藏东西引申而来的吧。

“窞(jiào)” ,本义为地洞、地窖,《说文·穴部》:“窞,窖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《吕览》‘穿窞窞’,《月令》《淮南》皆作窖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匠人》:“困、窞、仓、城,逆墙六分。”郑玄注:“穿地曰窞。”《荀子·富国》:“垣窞仓廩者,财之末也。”杨倞注:“窞,窖也,掘地藏谷也。”“窞”与“窖”读音相同,含义相近,可以视作“窖”的异体字。

“窞”的原义是孔穴,《说文·穴部》:“窞,空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空、孔,古今语,凡孔皆谓之窞。”《乐府诗集·梁鼓角横吹曲·紫骝马歌辞》:“兔从狗窞入,雉从梁上飞。”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:“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,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‘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’的,有念‘笑人齿缺曰狗窞大开’的,有念‘上九潜龙勿用’的……”“笑人齿缺曰狗窞大开”是《幼学琼林·身体》里的句子,此典故原出自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:“张吴兴(张玄之,曾任吴兴太守)年八岁,亏齿,先达知其不常,故戏之曰:‘君口中何为开狗窞?’张应声答曰:‘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。’”后引申为地窖,《礼记·月令》:“(仲秋之月)穿窞窖,修困仓。”郑玄注:“穿窞窖者入地,隋(即橐)曰窞,方曰窖。”孔颖达疏:“隋者似方非方,似圆非圆,以其名窞,与窖相似,故云隋曰窞。方曰窖者,窞既为隋圆,故以窖为方也。”“窞”与“窖”最初的作用都是用来储备粮食,不同在于窞是呈椭圆形,狭而长。

“窖”,本义为地室、地窖,《说文·穴部》:“窖,地室也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:“诏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蚕室。”唐李贤注:“蚕室,宫刑狱名。宫刑者畏风,须暖,作窖室蓄火如蚕室,因以名焉。”早些年我们那儿有住“地窖儿”的: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坡,先向地下挖三四尺深的长方形坑,坑内立几根房柱,再搪上檩椽,上面苫上厚厚的麦秸草,地下和地上部分大约各占一半,古代称这为“穴居”。地窖儿建造起来比盖房子要简便得多也省钱得多,且因为地温是恒定的,地窖儿冬暖夏凉,就是略有些潮。

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住地窖儿的少了,地窖儿就被生产队用作条编的场所,因其湿气大,条子不容易变干发脆。冬闲时找几位手艺好的把式,用荆条、腊条、棉槐条子编筐篓和农具,除了自己用,也可以上集卖。

后“窖”引申为窖藏,徐锴系传:“今旧京谓地窖藏酒为窖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穴部》:“窖,今俗语以酒水等埋藏地下曰窖。”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二:“令众香蒸过,入磁器有油者,地窖窖一月。”

北方的农村,一些农民还保持用地窖子存放酒或者蔬菜的习俗。四川一带著名的保健酒——窖酒,是以糯米、酒曲、糖(黄糖、白糖或冰糖)、猪油等为主料,酿出水酒去渣澄清,以橘皮、桂花、枸杞、红枣甚至人参、天麻等作辅料,放入坛内下窖,埋于地下,二三十年或更久取出,越久越醇,酒色略黄而清,酒味香甜可口,后劲颇大,饮之不觉而醉。